

江戸时代



日中秘话

【目】大庭脩著 徐世虹译

江戸时代日中秘话

日・大庭 脩 著
徐 世 虹 译

中 华 书 局

《江戸時代の日中秘話》 日本東方書店
東方選書 5 1980 年 5 月初版發行
本书据 1986 年 4 月第 3 次印刷本翻译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01-97-0903 号

江戸时代日中秘话

日・大庭 脩 著

徐 世 虹 译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61/2 印张・140 千字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册 定价 10.00 元

ISBN 7-101-01547-6/K·675

目 录

序章 被遗忘的日中关系

历史常识与历史研究·····	1
闭关锁国·····	2
在沈阳市·····	4
对日中关系史的反省·····	5
从《讲孟余话》开始·····	6
江户时代传入的汉籍·····	6
长崎的圣诞之夜·····	7
江户时代的对外关系·····	8
旅欧研究·····	9
瑞典东印度公司博物馆·····	11
输往欧洲的中日瓷器·····	12
出口瓷器的研究·····	13
江户时代史的研究·····	14

第一章 长崎贸易和中国贸易

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	17
来日中国船的数字·····	18
从迁界令到展海令·····	19
正德新令·····	20
信牌案·····	22
褒奖信牌·····	23

中国船的起航地	24
1688 年的人港船	24
商船的装载物	26
中国船运出的物品	27
唐船抵港后	28
研究日清贸易的关键	29

第二章 发现禁书

来自奉行所的命令	31
禁书的审查	32
禁书	33
关于禁书的资料	34
禁书 32 种	35
《天学初函》	36
秘藏禁书	37
《寰宥诠》和向井元成	38
禁书——北京指南	40
天主教堂和利玛窦墓	41
唐通事的调查	41
老中的指示	42
奉行的通告	43
贞享二年以后的禁书	44
禁止的理由	45
方针转换	46
处理的和缓	47
奉行所的文书	47

第三章 书籍审查

书籍审查	50
向井家族	50
内容提要(大意书)	52
书籍的解题操作	53
手续的简化	54
御用物	55
拟定书价(“直组帐”)	56
被疏漏的宋版书	56
书籍底帐和招商	57
书价	58
第四章 白石和正德新令及明律	
预购书籍	60
载书船的比例	61
中国出版业的中心	61
俞枚吉和钟圣玉	63
卯十五号船的装载物	63
卯五十一号船的装载物	64
卯十五号船的返航装载物	65
卯五十一号船舶来的书籍	68
订购明律书籍	70
加贺藩主前田纲纪	71
纲纪对明律的研究	72
唐本屋清兵卫	72
给长崎奉行的信	73
广求明律书籍	74
明律书籍舶来	75

新井筑后守借明清律典	76
询问在长崎的唐人	77
纲纪的追求	77
信牌	78
用纸和骑缝章	80
信牌印和印文	80
第五章 强悍将军吉宗的另一面	
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	83
吉宗和书籍	84
中华刑罚	85
《六谕衍义》	86
预购《大清会典》	87
纪州藩的明律研究	88
《名家丛书》	89
高濂学山	90
研究群体	91
羽仓斋官	92
和解、训点《六谕衍义》	93
和解《大清会典》	94
两部《大清会典》	94
深见久大夫赴长崎	95
荻生北溪	96
《大清会典》和荻生北溪	97
第六章 沈燮庵先生东渡	
《清朝探事》	99
深见久大夫在长崎	99

处刑原则问答书·····	100
咨询对象孙辅斋·····	101
《唐船进港回棹录》·····	102
沈燮庵来日·····	103
深见和解《大清会典》·····	104
获生北溪和《唐律疏议》·····	104
燮庵的诗文·····	105
《唐律疏议》的校订·····	106
沈燮庵再度来日·····	107
《古今图书集成绘图》·····	108
《图书集成本书考》·····	109
地方志的搜集·····	110
地方志的舶来经过·····	111
《七经孟子考文补遗》的输出·····	113
实学的概念·····	114
第七章 象之旅	
小象渡来·····	115
吉宗的询问·····	115
在长崎的观察记录·····	116
象之旅总动员·····	118
象之旅进行曲·····	119
从四位广南白象·····	120
象大观·····	121
在江户·····	122
动物的舶来·····	123
小鸟·····	124

象和熊猫·····	125
植物的舶来·····	126
“同定”研究·····	126
《周朱复言》·····	127
观赏植物·····	128
《地锦抄》·····	129
铁线莲·····	130
植物的输出·····	130

第八章 享保时期受雇的中国人

医师·····	133
周歧来·····	134
去而复返·····	135
赵淞阳·····	135
朱来章·····	136
朱子章·····	137
朱佩章·····	137
骑射名手和马医·····	138
陈采若和沈大成·····	139
中国僧人的东渡·····	140
邀请仲祺失败·····	141
雍正帝即位之讯·····	142
唐马的输入·····	142
伊孚九·····	143
李卫上奏·····	144
俞孝行和朱来章·····	145
间谍船·····	146

正确情报的传入·····	147
新对策·····	148
取缔的结果·····	149
第九章 唐船概观	
宝船·····	151
长崎港图·····	152
平户唐船图·····	153
墨尔本所藏同图·····	154
《唐船图》·····	155
正确的比例·····	156
沙船——南京船·····	161
筐帆·片帆·····	162
鸟船·····	162
暹罗船·····	163
造船场所·····	164
使用年数·····	165
第十章 船头和船客	
无名船客·····	167
船头和役者·····	168
宝永二年酉一号船·····	169
元禄九年子七十二号船·····	170
贞享三年寅八十三号船·····	170
丑九十八号广南船·····	171
辽东之航·····	171
胡云客·····	172
伊汉臣之死·····	172

善航者骆九宜·····	173
黄哲卿之子·····	174
信牌与第一忠义·····	175
御用唐商郭亨统·····	176
被典当的信牌·····	177
东南亚华侨·····	178
其他·····	178
末章 鸦片战争和《海国图志》	
特殊情报·····	181
《圣武记》·····	181
《海国图志》·····	182
和刻《海国图志》·····	183
《乍浦集咏》·····	184
舶来《乍浦集咏》的另一层意义·····	185
从天主教徒到新教徒·····	185
《万国公法》·····	186
对江户时代汉学的评价·····	187
跋·····	189
再版跋·····	191

序章 被遗忘的日中关系

历史常识与历史研究 我们所掌握的历史知识是否真正反映了历史原貌呢？作为历史教师，我已在讲台上执教三十年之久，但每每回首并无宽慰之感：当我们在教室里正为通晓历史而洋洋自得、口若悬河时，是否会为猛然间产生的疑念而不寒而栗呢？其实，每当我们确定自己的研究课题之时，也就是对自己的历史知识提出质疑并开始探求之际。例如距今百年前，大约是西南战争结束时期^①，而距今千年前则是藤原道长时代^②。在我们的意识中，西乡隆盛和藤原道长无疑是两个时代完全不同的人物^③。但绵延于隆盛和道长之间九百年的时间差，是否也能作为实实在在的感觉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呢？鹿儿岛私学校石垣上的弹痕至今清晰可

① 西南战争：1873年（明治六年），西乡隆盛、副岛种臣等人针对朝鲜的排日、锁国政策，主张征伐朝鲜，遭到岩仓具视等“内治优先派”的反对，西乡隆盛辞职下野。此后他在家乡鹿儿岛创办私学校，训练学生准备举兵反乱。1877年10月，他领兵攻打熊本城，遭政府军反击败退，自杀身亡。是为西南战争。——译注

② 藤原道长时代：日本史时代划分之一，指藤原氏摄政的平安中、后期。藤原道长：平安中期廷臣，兼家第五子，有御堂关白、法成寺入道前关白太政大臣之名，曾摄政法成寺，是藤原氏极盛时代的氏长。有日记《御堂关白记》传世。——译注

③ 西乡隆盛：明治维新时期政治活动家。生于鹿儿岛，出身萨摩藩士，后参与尊王攘夷运动。明治维新时为倒幕派的中心人物之一。维新政府成立后任参议，因主张“征韩论”未被采纳，于1873年辞职。1877年被萨摩藩武士推为首领举兵反乱，兵败自杀。——译注

辨,道长之子赖通所建的平等院亦美奂美仑,而当我们以现实中的遗迹追思这两位历史人物时,总会觉得我们与隆盛间的百年之差,要长于隆盛和道长间的九百年之隔。

同样,1968年发掘的满城汉墓约建于公元前112年。当我们目睹出土于该墓的长信宫灯时,能否实际意识到它和日本弥生时代的土器属于同一时期呢?当学生诸君得知,虽然基督的准确诞辰日还是一个悬念,但其诞生之年的西历纪元正相当于中国前汉末期王莽新政时期时,莫不流露出吃惊的神色。那种以为高中日本史教科书的第一百页和世界史教科书第一百页所载年代相同的错觉,以及在夏季临近而令人倦怠的季节里,坐在教室中听日本史,以为它和世界史属于同一时代的错觉,极有可能将历史套入年代的概念。自己尝试着制作年表,固然可以初次产生新鲜的理性年代概念。可是以表览之,历史事件的发生率往往近代高于古代,因此一页稿纸有时仅可容纳十年,有时则能包容百年。我的兴趣是中国古代史,但对此尚属知之甚少。有不少古代史专家,特别是日本邪马台国的研究者,坚持认为自己的观点正确而他人的学说毫不足取。可是古代史并不是轻易就能准确把握的。对那种在比较一己之说和他人之说之际,用100:0的方式主张一己之说正确的言论,我们应该持谨慎的态度。我以为,采用51:49的思考方式,不是更客观些吗?长期以来,由于长篇历史小说的魅力,使不少人对古代史情有独钟,这意味着在文学创作上允许有个人想象和发挥,可是在研究上却丝毫不允许想象存在。当我们对自己的长篇小说所蕴含着的历史知识产生疑问时,一切前提都将不复存在。毫无疑问,一旦以往积淀的历史知识轰然解体,新的历史研究也就自此而生。

闭关锁国 谈起江户时代的对外关系,一言以蔽之就是锁

国。

日本史教科书对锁国体制有如下的记载:1613年驱逐天主教传教士和日本信徒;1616年将贸易地区限定在平户和长崎;1633年强化丝割符制^①,除奉书船外,严禁一切船只出海航行;1636年令葡萄牙人移往出岛^②;1639年驱逐葡萄牙人;1641年将平户荷兰商馆移往长崎出岛。此后能够进入长崎港的只有荷兰船和中国船,幕府仅仅根据荷兰商馆馆长提供的情报了解世界形势。

当人们手持这样的教科书讲授历史,又有多少人能够说明中国船也能提供特殊情报呢?

前往长崎作见习旅游的高中生每年都络绎不绝。坐在经由格兰巴邸^③、大浦天主教堂开往云仙的旅游车内,再耳闻有关鸣瀑的传说,一种长崎的异国情调就是荷兰情调,雨儿就像落在荷兰山径上的感觉也许会油然而生。

① 丝割符制:又称白丝割符。江户幕府为防止日本银超量流出而限制白丝输入的贸易法,始于1604年。其具体做法是:在京都、长崎等地设置白丝管理人员,经与外国商人商定价格后,由管理人员统一购入白丝,再批发给国内丝商和工厂。在购入价与批发价之间,保持一定的高率利润,由管理机构获取。1635年,来航中国商船的停泊地被限定在长崎一港,输入的日丝全部被纳入丝割符制。18世纪初,该制被废止。——译注

② 出岛:长崎市街名。1634年(宽永十一年)为安置葡萄牙商人,填海造地而成。其地为扇形,面积约13200平方米。葡萄牙船被禁止渡航后,原在平户的荷兰人被移居此地。在日本锁国时期,出岛是唯一的对外贸易基地。——译注

③ 格兰巴:英国商人。1859年(安政六年)来长崎,1861年设立格兰巴商会,从事日本茶的贸易。以后又从事舰船武器的交易,成为长崎最大的贸易商。1870年破产,此后成为三菱顾问。1911年卒于东京自宅。长崎市南山手町有其宅邸,名格兰巴邸。——译注

江户时代学术发达,兰学勃兴^①。据西川如见的《华夷通商》记载:当时新井白石据询问西德奇所获的知识著《西洋记闻》和《采览异言》;青木昆阳和野吕元丈受将军吉宗之命学习荷兰语,以使书籍解禁后西方技术能发挥作用;接着又有杉田玄白翻译《解体新书》。因此所谓凡荷兰书籍均属禁书,恐怕是错觉所致。更何况还有很多教科书都把芝兰堂的荷兰正月图作为这一时期的插图加以登载。

我们的历史知识由各种要素构成。若论当今,电视对人们历史知识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影响。比如在我们这一代人们的心目中,大石内藏助的形象是肤色白皙,脸庞椭圆,而年轻人会认为其脸型狭长。这是由于中年人已习惯于长谷川一夫主演的忠臣藏,而年轻人看到的则是江守彻扮演的赤穗浪士。如果让太田南亩扮演,也许又会得出内藏助肤色黝黑,身材矮小的印象。

浩大的历史潮流无疑会对学校的学习产生影响。除少数从事专门研究的人外,像我们这样深受皇国史观影响的中年人^②,即使因皇国史观的错误而否定了自己所学的历史,最终也茫然不知应以何取而代之。结果被否定的历史又重新占据了自己的脑海,而且根深蒂固,积重难返,这是很可怕的。

在沈阳市 1979年8月,我作为日中关系史研究者访华团成员之一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继三上次男教授和冈干善教授在

① 兰学:江户中期后,通过荷兰语研究西方学术的学科。从享保年间(1716—1736)幕府书物奉行青木昆阳译读荷兰书籍开始,以后又出现了如前野良泽、杉田玄白、大槻玄泽等众多的兰学学者,研究领域涉及医学、数学、兵学、天文学、化学等诸多学科。——译注

② 皇国史观:基于国家神道,认为天皇是万世不变、永远君临的现实神,日本历史就是神国历史的历史观。在战争时期,皇国史观作为正统的历史观,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对统治人们的思想起到了极大的影响。——译注

吉林省长春市作学术报告后,8月11日我将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辽宁省沈阳市作学术报告。

世界真小。在报告的前一天午餐时,不意和前一年相识的哈佛大学杰罗姆·库埃恩教授邂逅。1978年8月,由教授主持的东洋法制史研讨会在哈佛大学举行,我应邀赴会并与教授结为友人。随后,活跃于波士顿美术馆的库埃恩夫人一如既往的微笑也映入我的眼帘,我们都为时隔一年的重逢而感到十分愉快。次日早餐时,教授与我话别道:“我将去北京,让我们在那里相会吧。祝讲演成功。”与教授告别后,我便反复玩味起将在沈阳中华剧场二楼会议室进行的题为“日清贸易问题”的讲演内容。辽宁省社会科学院为此次讲演制作了烫金入场券,并为人场券数量有限而颇感分配之难:“大家都想参加,可只有三百人能听您的讲演。”闻听此言后,我不禁略有志忑:在如此众多的听众而前,我的讲演能形成话题吗?

“中国朋友为我的讲演制作了精美的人场券,为了不留下入场券精美而讲演糟糕的印象,我将尽力作好这次讲演。”以此为开场白,我开始了近三个半小时的讲演,其中最初的话题如下所述。

对日中关系史的反省 一提起日中关系,日本人马上就会反应到遣唐使往来的日唐关系或明治以后的日中关系,中国朋友作何考虑呢?

江户时代的日本学术和教育以儒教为中心,意义更广泛的中国学术在日本被称为汉学。明治时,日本吸取欧美学术走上了近代化之路。因此当基于这一现实研究及叙述历史时,就应该意识到这一现实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它在形成之前就已经经历了产生与发展的阶段。可是历史书籍对当时属于大量、常见的现象往往疏于记载,结果较之江户时代最流行的汉学,在下一阶段才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兰学反而更引人注目。而事实上明治初期的日本人,却是得

益于汉学在知识阶层中的深度普及,并以汉译作为阅读欧美人著作媒介的,所以如果没有汉学普及的基础,就不可能有欧美文化的传入。明治政府激进的现代化、西方化的倾向,与否定江户幕府、否定江户时代的倾向同步发展,由此酿成了否定汉学、否定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的意识,并最终导致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朝鲜、中国的精神远因的形成。

从《讲孟余话》开始 我在二十岁前,曾选择了日本史为研究方向。1944年我正在读高中,当时日本正在侵略中国,我们接受的也都是在日本被称为战后皇国史观的超级国家主义的教育。我的老师除了讲授这样的日本史,还组织了读书会,轮流诵读江户末期因抵抗幕府而遭杀害的吉田松阴的著作《讲孟余话》。当时我因喜欢历史也参加了这个读书会,可读起来总感到有难以理解之处。当然这决不是说那时我已经具备了进步思想,能够对皇国史观进行批判。其实感到难以理解的原因非常简单。当时每当我看到师兄学友诸君因得其要旨而频频颌首时,内心就会生出些许自卑,随后即陷入寻求原因的苦思冥想之中。结果我找到了答案:这就是《讲孟余话》是杂说集,它汇集了松阴讲解《孟子》时涉及到的种种杂谈,我之所以感到难以理解,就是因为我从未读过《孟子》这部著作。由此我进一步意识到,身为勤皇志士而在当时被杀的松阴,其学术基础的主干是中国学术,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有着根本性的深刻影响,了解日本必须首先了解中国。以此为转折点,我决心在大学专攻中国史。

江户时代传人的汉籍 在这以后的近二十年内,我以供职的关西大学为中心,和二、三所大学的同仁一起,以江户时代的私塾汉学为题进行了共同研究。我认为在考察私塾的学术倾向前,首先应当弄清私塾所拥有的各种书籍,所以就承担了这方面的内容